

白玉老虎（下）

连一莲的秘密

—

无忌坐在那里，两眼发直，好像已经动都不能动了。连一莲跳起来，冲过去，道：“那壶酒里真的有毒？”

无忌道：“假的。”

连一莲怔了怔，道：“那壶酒里没有毒？”

无忌道：“没有。”

连一莲道：“既然没有毒，为什么不对？”

无忌道：“就因为没有毒，所以才不对。”

他叹了口气又道：“他们硬说酒里有毒，说得活灵活现，酒里却偏偏连一点毒都没有，这当然不对！”

小雷大笑，道：“若不是我说得活灵活现，柳三更这老狐狸，又怎么会中我的计？”

连一莲居然还不懂，又问无忌：“酒里既然没有毒，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子？”

无忌道：“我变成了什么样子。”连一莲道：“好像中了毒的样子。”

无忌笑了笑，说道：“好像中了毒，并不是真的中了毒，这其中的分别是很大的。”

小雷道：“若不是他帮着我来做这出戏，我要得手只怕还没有这么容易。”

连一莲道：“你怎么知道他会帮你做这出戏？”

小雷道：“因为我知道他也不想让柳三更把他带回去。”

连一莲又问无忌：“你怎么知道他是骗人的？”

无忌道：“柳三更若是真的中了毒，他根本就不必说出来了。”

连一莲道：“他至少应该等到柳三更倒下之后再说。”

无忌笑着说道：“你总算变得聪明了些。”

连一莲闭上了嘴。

她刚才又发觉自己玩的那些花样，跟这些人比起来简直好像孩子玩的把戏。

现在她才知道错了。

那并非“好像”孩子玩的把戏，那根本就“是”孩子玩的把戏。

——这其中的分别是很大的。

半面罗刹又在斟酒，每人都斟了一杯。

连一莲又忍不住问她：“公孙刚正家的后院里真有口甜水井？”

半面罗刹道：“真的。”

连一莲道：“你真的在那口井里下了毒？”

半面罗刹道：“真的。”

连一莲说道：“可是你没有在酒里下毒？”

半面罗刹看着她，眼睛在乌纱后闪闪发光，忽然笑道：“你是个好孩子，我也喜欢你，所以我要告诉你，有两件事你一定要记住。”

连一莲道：“我听。”

半面罗刹道：“如果你想骗人，就一定要记住，你骗人的时候绝不能完

全说谎，你一定要先说十句真话，让每个人都相信你说的是真话之后，再说一句谎话，别人才会相信！”

连一莲道：“有道理。”

半面罗刹道：“如果你不想被人骗，就一定要记住，井里有没有毒和酒里有没有毒，那完全是两回事。”

连一莲叹道：“那的确是两回事。”

半面罗刹道：“这道理明明很简单，却偏偏很少有人明白。”

连一莲道：“如果每个人都明白这道理，还有谁会上当？”

半面罗刹微笑道：“就因为很少有人明白这道理，所以这世上天天都有人在骗人。”

连一莲道：“一点都不错。”

穿红裙的姑娘也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完全正确。”

小雷举杯，无忌也举杯。

小雷看着他，忽然道：“你好像不太容易会上当？”

无忌笑了笑，道：“如果常常上别人的当，就不好玩了。”

小雷道：“你好像已变得不太喜欢说话。”

无忌道：“不该说的话，还是不要说的好，因为……”

小雷道：“因为话说得太多，也不好玩了。”

无忌微笑道：“完全正确。”小雷道：“吻是个聪明人，我”吓是又怯，如果你跟我走，我一定让你做我的副教主。”

无忌不回答，反问道：“你要走？”

小雷也不回答，也反问道：“一个什么都看不见的瞎子，怎么会知道我在这里，怎么会找得到我？”

无忌道：“因为有人告诉他的。”

小雷道：“所以除了他之外，一定还有别人知道我在这里。”

无忌道：“一定有。”

小雷道：“我却不想再让别人找到我。”

无忌道：“你不想。”

小雷道：“我是不是应该赶快走？”

无忌道：“越快越好。”

小雷道：“你跟不跟我走？”

无忌道：“如果你是我，你会不会跟我走！”

小雷道：“不会。”

无忌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小雷道：“因为我要做就做教主，做副教主就不好玩了。”

无忌道：“不好玩的事，只有哪种人才会去做？”

小雷道：“只有笨蛋才会去做。”

无忌道：“我是不是笨蛋？”

小雷道：“你不是。”

他慢慢地接着道：“我找别人做我的副教主，如果他不肯，他当然也不能算是个笨蛋，最多也只不过能够算是个死人而已。”

无忌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小雷道：“因为就算他那时候不是死人，也很快就会变成个死人的。”

无忌道：“幸好我不是别人。”
小雷又盯着他看了半天，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幸好你不是。”

二

有种人是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的。
如果他要来，谁也不知道他来的时候，他如已经来了，谁也挡不住他。
如果他要走，也没有人能留住他。
小雷就是这种人。
所以他走了，带着那个就算没有被点住穴道，也被气得半死的柳三更走了。

他问过无忌：“你要不要我把他留给你？”
无忌不笨，所以他不要。
这个人就像是个烫手的热山芋，而且是天下最烫手的一个。
无忌道：“如果你一定要把他留下来，我说不定会杀了他的。”
小雷道：“你不想杀他？”
无忌道：“我不能杀他。”
小雷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无忌道：“因为我知道他也绝不会杀我的。”
小雷道：“就因为你知道他绝不会杀你，所以你那天才会找他去算那笔账？”

那天就是去年的三月二十八，那笔账就是那天他准备要还给柳三更的那笔债。

小雷知道这件事：“那天本来是个黄道吉日，也是你大喜的日子，你居然把他找去，只因为你明知像他这种人绝不会在那种日子里把你杀了来还债的。”

无忌道：“我好像有点知道。”
小雷道：“看来，你好像真的一点都不笨。”
穿红裙的姑娘忽然又叹了口气道：“如果他有一点笨，他就活不到现在了。”

三

小雷终于走了。没有人问起过妙手人厨，这些人彼此之间根本漠不关心。
小雷真的有法子控制住他们？还是他们对小雷有什么企图？
不管怎么样，小雷都一定可以照顾自己的。
所以无忌并没有提醒他，只希望他不要太“如意”，一个人如果每件事都要很如意，以后就难免会变得不如意了。

连一莲好像很怕无忌盘问她，不等无忌开口，她就抢着说：
“我知道你们师兄妹一定有很多后要说，我可不能陪你们，现在就算天塌下来，我也得先去睡一觉再说。”

所以现在屋子里已经剩下他们师兄妹两个人。
穿红裙的姑娘勉强笑了笑，道：“你一定想不到忽然有个师妹来找你，你好像根本就没有师妹。”

无忌道：“我没有。”

穿红裙的姑娘道：“你当然更不会想到这个师妹是我。”

无忌道：“我的确想不到。”

他看着她，微笑道：“你实在比真的女人还像女人。”

这个穿红裙的姑娘难道不是女人？

她垂下头，道：“我这么做，实在是不得已。”

无忌道：“你是不是有了麻烦？”

穿红裙的姑娘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我的麻烦简直大得要命。”

无忌道：“什么麻烦？”

穿红裙的姑娘道：“有几个极厉害的对头找上了我，我已经被他们逼得无路可走，所以只有来找你。”

无忌道：“他们是什么人？”

穿红裙的姑娘道：“我并不想要你帮我去对付他们。”

无忌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穿红裙的姑娘道：“因为他们都是很不容易对付的人，我绝不能要你去冒险。我也知道，你自己一定还有别的事要做。”

无忌并不否认。

穿红裙的姑娘道：“所以我只不过希望你能够让我暂时在这里躲一躲，我相信他们绝不会找到这里来。”

她叹了口气，又道：“我本来不想给你添麻烦的，如果你有困难，我随时都可以走。”

无忌道：“我们是不是朋友？”

穿红裙的姑娘道：“我希望是的。”

无忌道：“一个人有困难的时候，不来找朋友找谁？”

穿红裙的姑娘看着他，目光中充满感激。

可是无忌一转过身，她的眼光就变了，变得阴沉而恶毒。

她到这里来，当然不是真的为了要避仇，她是来杀人的。

她要杀的人，就是赵无忌。

现在她没有出手，只不过因为她没有把握能对付赵无忌。

她在等机会。

因为“她”就是无忌新交的“朋友”李玉堂，也就是唐玉！

无忌一定连做梦都不会想到这位朋友就是唐玉。

他转过身，看看厅外的梧桐，沉思了很久，忽然道：“你不能留在这里。”

唐玉一惊，脱口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无忌道：“因为我明天一早要出门去，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，我不放心。”

唐玉道：“那么我……”

无忌道：“你可以跟我一起走，就当做我的家属，我叫人去替你准备一辆大车，我相信，谁也不会到我的车子里去找人的。”

唐玉道：“你准备到哪里去？”

无忌道：“到川中去。”

他微笑，又道：“那些人在两河找你，你却已到了川中，那岂非妙得很？”

唐玉也笑了：“那真是妙极了。”

他真是觉得妙极了。

在路上他的机会当然更多，一到了川中，更是羊入虎口。

连他自己都想不到会有这么好的运气，得来竟完全不费工夫。

他忍不住问道：“我们准备什么时候动身？”

无忌道：“明天一早就走。”

唐玉道：“那位连公子是不是也一起去？”

无忌道：“她不会去的。”

唐玉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无忌道：“因为，她害怕我打破她的头。”

无忌也显得很愉快。

他本来就喜欢帮朋友的忙，何况此去川中，千里迢迢，能够有这么样一个朋友结伴同行，更是件令人愉快的事。

他一直把这朋友送回客房才走。

看着他走出去，唐玉几乎忍不住要大笑出来——这次赵无忌真是死定了。

四

夜更深，人更静。

如果在从前，只要无忌一回来，就一定会把每个人都吵醒，陪他聊天，陪他喝酒。

他一向喜欢热闹。可是现在他已变了，连他自己都觉得自己变了。

他虽然不是个愁眉苦脸，悲愤欲绝，让别人看见都会伤心得难受的孝子，但是，他也不再是以前的那个风流洒脱，有什么就说什么的赵无忌了。

现在他已学会把话藏在心里，他心里在想什么，只有他自己知道。

因为他既不想再上当，也不想死。

庭园寂寂。

黑暗的庭园，居然还有个窗户里仿佛有灯光在闪动。

微弱的灯光，有时明，有时灭。

那里正是赵简赵二爷的书房，自从赵二爷去世后，那地方一直都是空着的，很少有人去，三更半夜时，更不会有人。

如果没有人，怎么会有灯火闪动？

无忌却好像不觉得奇怪，能够让他惊奇的事，好像已不多。

书房里果然有人，这个人居然是连一莲。

她好像在找东西，房里每个书柜，每个抽屉，都被她翻得乱七八糟。

无忌悄悄地进来，在她身边看着她，忽然道：“你在做什么？找到了没有？”

连一莲吃惊地回过头，吓呆了。

无忌道：“如果你没有找到，我可以帮你找，这地方我比你熟。”

连一莲慢慢地站起来，拍了拍衣裳，居然笑了笑，道：“你猜我在找什么？”

无忌道：“我猜不出。”

连一莲道：“我当然是在找珍珠财宝，难道你还看不出我是个独行大

盗？”

无忌道：“如果你是个独行大盗，那么你非饿死不可。”

连一莲道：“哦？”

无忌道：“如果你万一没有饿死，也一定会被人抓住剥光衣服吊起来，活活被打死。”

他冷笑又道：“因为你不但招子不亮，而且笨手笨脚，你在这里偷东西，一里外的人都可以听得到。”

连一莲道：“你现在是不是想把我……把我吊起来？”

“剥光衣服”这四个字，她非但说不出，连想都不敢想。

无忌道：“我只不过想问你几句话而已，可是我问一句，你就得说一句，如果你不说，我就要……”

连一莲道：“你就要怎么样？”

无忌道：“你最怕我怎么样？我就会那样。”

连一莲的脸已经红了，一颗心“扑通扑通”地跳得好快。

无忌道：“我知道你不姓连，也不叫连一莲。”

他沉下脸，冷笑着又道：“你最好赶快说出来，你究竟姓什么？叫什么？到这里来想于什么？为什么总是阴魂不散，要来缠住我？”

连一莲垂下头，眼珠子偷偷地打转，忽然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你难道真的一点都看不出？”

无忌道：“我看不出。”

连一莲道：“如果一个女孩子不喜欢你，会不会来找你！”

无忌道：“不会。”

连一莲头垂得更低，作出一副羞人答答的样子，轻轻他说道：“那么你现在总该明白我为什么要来找你了。”

无忌道：“我还是不明白。”

连一莲几乎要跳了起来，大声道：“难道你是个猪？”

无忌说道：“就算我是猪！也不是死猪。”

连一莲忽然笑了。

就在她开始笑的时候，她的人已跃起，手已挥出，发出了她的暗器。

经常在江湖中走动的人，身上差不多都带着暗器，只可惜她的暗器既不毒辣，手法也不太巧妙，比起唐家的独门暗器来，实在差得远了。

如果她笑得很甜，很迷人，让别人想不到她会突然出手，这一着也很厉害。

只可惜她笑得偏偏又不太自然。

她自己也知道用这法子来对付赵无忌，成功的希望并不大。

只可惜她偏偏又没有别的法子。

想不到这个法子居然很有效，赵无忌居然没有追出来。

凉风扑面，夜色阴寒，一幢幢高大的屋脊都已被她抛在身后。

她心里忽然有了种奇怪的感觉，竟仿佛希望无忌能够追上来。

因为她知道，只要一离开这里，以后就永远不会再回来，也永远不会再看到那个脸上带着条笑靥般刀疤的年轻人。

也许她根本就不该到这里来，他们根本就不该相见。但是她已经来了，她的心上已留下了个永远无法忘怀的影子。

她忍不住在心里问自己。

——如果他追了上来，把我抓了回去，我会不会把我的秘密告诉他？

——如果他知道了我的秘密，会怎么样对我？

她没有想下去，她连想都不敢想。

现在，她就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了，到了那里之后，他们就更不会有再见的机会。

——不见也好，见了反而烦恼。她轻轻叹了口气，打起精神，迎着扑面的凉风，掠出了和风山庄。她决心不再回头看一眼，决心将这些烦恼全都抛开。可是她偏偏又觉得心里忽然有了种说不出的悲伤和寂寞。因她永远不能向人倾诉。

与虎同行

—

暗器已被击落在地上，是几枚打造得很精巧的梭子镖，黑暗中闪闪的闪着银光。这种暗器不但轻巧，而且好看，有时候甚至可以插在头上当首饰。

有很多女孩子都喜欢找人去打造一点这样子的暗器带在身上，她们也并不是真的想用它伤人，只不过觉得很好玩而已。

这种又好看、又好玩的暗器，当然挡不住赵无忌这种人的。

他没有去追她，只因为他根本就不想去追。

——就算追上了又如何，难道真的能把她剥光衣服吊起来，严刑拷问。

不管她究竟是什么来历，不管她有什么秘密，她对无忌绝没有恶意。

这一点无忌当然看得出。

所以他非但不想去追，连她的秘密也不想知道了。

——像她那么样一个女孩子，反正也不会有什么了不起的秘密。

后来，他才知道自己错了，错得很可怕。

书房里乱得简直就像是刚有一群黄鼠狼经过的鸡窝一样。

无忌没有点灯。

他不想在这么乱的地方找火种，只希望能在这里静静的坐一下，把这些日子里发生的事静静的想一想，因为以后恐怕就不会有这种机会了。

他想到了他的父亲，想到了那个悲惨可怕的“黄道吉日”，想到了凤娘，想到了司空晓风，也想到了唐玉和上官刃。

他总觉得在这些事里还有一个结没有解开。

如果他一日解不开，这个结迟早总会把他的脖子套住，把他活活地吊死。

不幸的是，虽然他知道有这么样一个结，却一直都找不出这个结在哪里？

他忍不住轻轻叹息，院子里也有人在轻轻叹息。

叹息声虽然很轻，可是在夜深入静的时候忽然听到，还是会让人吃惊。

无忌却连动都没有动。

他好像早就知道今天晚上还会有人来找他的。

黑暗中果然出现了一个人，走到门口忽然道：“你是不是在等人？”

无忌道：“你怎么会知道我在等人？”

这人道：“因为等人的时候用不着点灯，来的是什么人，你不必看也知道。”

她笑了笑，又道：“你当然想不到这时候还会有人到这里来，更不会想到来的是我。”

无忌承认：“我的确想不到。”

来的这个人居然是连一莲，她居然又回来了。

连一莲道：“你心里一定在想我这个人实在是阴魂不散，好不容易才走掉，又回来于什么？”

无忌道：“我正想问你，你回来干什么？”

连一莲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这次倒不是我自己愿意回来的。”

无忌道：“难道有人逼你回来？”

连一莲道：“如果不是人，就一定是我又活见了鬼。”

无忌道：“你好像经常会活见鬼。”

连一莲叹道：“那只不过因为你这地方的鬼太多，男鬼女鬼，老鬼少鬼，什么样的鬼都有。”

无忌道：“这一次你见到的又是什么鬼？”

连一莲道：“是个老鬼。”她苦笑，“这个老鬼的本事好像比那个小鬼还大得多，不管我往那边走，忽然间他就挡住了我的路，我简直连一点法子都没有。”

她的胆子虽然小了一点，出手虽然软了一点，可是她的轻功却很不错。

这次她遇见的，无论是人是鬼，轻功都一定远比她高得多。

轻功比她高的人并不多。

无忌说道：“他一定要逼着你回来找我！”

连一莲道：“他以为我骗了你，要我回来把话老实告诉你！”

无忌道：“你肯不肯说。”

连一莲道：“我说的，本来就是老实话。”

无忌道：“你是个独行大盗，到这里来，只不过是想来捞一票。”

连一莲道：“你不信？”

无忌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你真的要我相信？”

连一莲冷笑，道：“你为什么不能相信，难道只有男人才能做独行大盗，女人也一样是人，为什么不能做强盗？”

她越说越觉得理直气壮，连自己都不禁有点佩服自己了，好像觉得自己总算替女人出了口气，因为她已经替女人争取到强盗的权力。

无忌居然也不反对：“女人当然可以做强盗，除了采花盗之外，什么样的强盗都可以做！”

他又叹了口气：“我只不过觉得你看起来不像是个强盗而已。”

连一莲道：“强盗看起来应该是什么样子？是不是应该在头上挂个招牌？”

无忌道：“你真的是个强盗？独行大盗？”

连一莲道：“当然是真的，如果你还不信，我也没法子。”

无忌道：“我相信。”

连一莲舒了口气，道：“你相信就最好了。”

无忌道：“不好。”

连一莲道：“有什么不好？”

无忌道：“你知不知道我们抓住一个强盗的时候，是用什么法子对付他的？”

连一莲摇头。

无忌道：“有时候我们会把他剥光衣服吊起来，有时候我们甚至会挖出他的眼睛，割下他的耳朵，打断他的腿。”连一莲脸色变了，勉强笑道：“对女人你们当然不会这样做的。”无忌道：“女人也一样是人，她既然能做强盗，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对她。”

连一莲说不出话来了。无忌道：“可是，我当然不会这么做的，我们总算是朋友。”连一莲笑道：“我早就看出来你不是这么凶狠的人。”无忌也笑了，忽然问道：“你有没有听说过司空晓风这个名字？”连一莲道：“没有听过这个名字的人，一定是聋子。”

司空晓风确实是江湖中的名人，非常有名。

无忌道：“你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？”

连一莲道：“听说他年轻的时候是个美男子，可是谁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，一直都没有成婚，而且从来没有跟任何女人有过来往。”

女人最关心，最注意的总是这些事。

对一个男人来说，这些事却绝不是最重要的一部份。

无忌道：“你还知道什么？”

连一莲道：“听说他的内家绵掌和十字慧剑，都可以算是江湖第一流的功夫，连武当的掌门人都说过，他的剑法绝对可以排名在当今天下十大剑客之中，甚至比他们武当派的名宿龙先生还高一点。”

无忌道：“还有呢？”

连一莲想了想，道：“听说他也是当今十个最有权力的人之她又解释：“因为他本来就是大风堂的四大巨头之一，自从大风堂的总堂主云飞扬老爷子闭关练剑之后，大风堂的事，就全都由他作主了，他一声号令，最少有两三万个人会出来为他拼命。”

无忌道：“还有呢？”

连一莲道：“这还不够？”

无忌道：“还不够，因为你说的这几点，并不是他最可怕的地方。”

连一莲道：“哦？”

无忌道：“他的剑法虽然高，却还比不上他的轻功。”

连一莲道：“哦？”

无忌道：“你的轻功也不弱，可是你如果碰到他，不管要从哪里逃，他都可以挡在你的前面，你连一点法子都没有。”

连一莲终于明白了：“刚才把我逼回来的那个就是司空晓风？”

无忌道：“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他，我只知道他已经来了。”

连一莲道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无忌道：“因为我知道柳三更是个瞎子，的的确确是个瞎子。”

连一莲道：“柳三更是不是瞎子，跟司空晓风有什么关系？”

无忌道：“一个瞎子怎么会知道如意大帝就是他要找的小雷？怎么会知道小雷在这里？就算他的耳朵比别人灵，这些事也不是用耳朵可以听得出来的。”

连一莲道：“所以你认为一定是别人告诉他的？”

无忌道：“一定。”

连一莲道：“这个‘别人’一定就是司空晓风？”

无忌道：“一定。”

连一莲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无忌道：“因为，我再也想不出第二个人。”

这个理由并不能算很好，可是对连一莲来说，却已经够好了。

连一莲并不是很讲理的人！

无忌道：“我虽然不会把你吊起来，也不会割你的耳朵，别人却说不定会这样做的。”

连一莲道：“你说的这个‘别人’，也是司空晓风？”

无忌既不承认，也不否认，只淡淡他说：“大风堂门下的子弟，并不是很听话的，如果有个人一声号令，就能够让他们为他去拼命……”

他笑了笑：“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我不说你也应该知道。”

他笑得很温和，可是脸上那条刀疤却使得他的笑容看来仿佛有些阴沉残酷。

他接着又道：“从我十三岁的时候开始，我父亲就叫我每年到他那里去住半个月，一直到二十岁的时候才停止。”

连一莲道：“那么你一定也学会了他的十字慧剑。”

无忌道：“我父亲叫我去学的，并不是他的剑法，而是他做人的态度，做事的法子。”

连一莲道：“所以，你比别人更了解他。”

无忌道：“所以我知道他要你回来，并不是真的要你跟我说老实话的！”

连一莲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无忌道：“因为，他也知道你不会说。”

连一莲道：“那么，他为什么一定要逼着我回来找你？”

无忌道：“他知道你是我的朋友，他不愿自己出手来对付你，所以才把你留给我。”

连一莲想笑，却没有笑出来：“他是不是想看看你会用什么法子对付我？”

无忌道：“他也很了解我，我虽然不会剥光你的衣服，把你吊起来，也不会割下你的耳朵、打断你的腿，他知道我绝不会做这种事。”

连一莲又舒了口气，道：“我也知道你不会。”

无忌凝视着她，一个字一个字他说：“可是我会杀了你！”

他的态度还是很温和，但这种温和沉着的态度，却远比凶暴蛮横更令人恐惧。

连一莲的脸色已发白。

无忌道：“他要你回来，就是要我杀你，因为你的确有很多值得怀疑的地方，我就算杀错了你，也比把你放走的好。”

连一莲吃惊地看着他，就好像第一次看清这个人。

无忌道：“现在我们虽然看不见他，他却一定看得见我们，如果我不杀你，他一定会觉得很惊奇，很意外，却一定不会再拦住你了。”

他忽然又笑了笑，慢慢地接着道：“所以我就要让他惊奇一次。”

连一莲又怔住。

无忌道：“所以你最好赶快走吧，最好永远不要让我再看到你。”

连一莲更吃惊。

她刚才本以为自己已经看清了这个人，现在才知道自己还是看错了。

她忽然道：“我只有一句话问你。”

无忌道：“你问。”

连一莲道：“你为什么要放我走？”

无忌道：“因为我高兴。”

这理由当然也不能算很好，可是对连一莲来说，却已够好了。

二

夜更深，更黑暗。

司空晓风在黑暗中走来的时候，无忌还是静静地坐在那里。

他早就知道司空晓风会来的。

司空晓风也坐了下来，坐在他对面，看着他，过了很久，才长长叹息，道：“你说的不错，柳三更的确是我带来的，我的确希望你杀了那个女人。”

无忌道：“我知道。”

司空晓风道：“小雷是个很危险的孩子，只有让柳三更把他带回去最好。”

无忌道：“我明白。”

司空晓风道：“但是我却不明白，刚才你为什么不杀了她？”

无忌没有回答。

他根本就拒绝回答这句话。

他相信司空晓风一定也知道，如果他拒绝回答，谁也没法子勉强他。

司空晓风等了很久，忽然笑了笑，道：“我有很多话要问你，你高兴说的，就说出来，不高兴说的，就假装没有听到。”无忌也笑了笑：“这样子最好。”

司空晓风道：“你是不是已经知道上宫刃的下落？”

无忌道：“是的。”

司空晓风道：“你是不是一定要去找他？”

无忌道：“是的。”

司空晓风道：“你准备在什么时候走？”

无忌道：“明天早上。”

司空晓风道：“你是不是准备一个人走？”

无忌道：“不是。”

司空晓风道：“还有谁？”

无忌道：“李玉堂。”

司空晓风道：“你知道他的来历？”

无忌道：“不知道。”

司空晓风道：“你能不能够把他留下来？”

无忌道：“不能。”

司空晓风道：“你为什么一定要带他走？”

无忌道：“这句话我没有听见。”

司空晓风笑了：“现在我只有最后一句话要问你了，你最好能听见。”

无忌道：“我在听。”

司空晓风道：“有没有法子能留住你，让你改变主意？”

无忌道：“没有。”

司空晓风慢慢地站起来，慢慢地走了出去。

他果然没有再问什么，只不过盯着无忌看了很久，仿佛还有件事要告诉无忌。

可是他并没有说出来。

世上绝没有任何人比他更会隐藏自己的心事，也绝没有任何人能比他更会保守秘密。

——他心里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？他明明很想说出来，为什么又偏偏不说？

——是他不肯说？还是根本不能说？

他走得很慢，瘦长的身子看来已有些佝偻，好像有一副看不见的重担压在他身上。

看着他微驼的背影，无忌忽然觉得他老了，昔日纵横江湖的美剑客，如今已变得只不过是心情沉重、满怀心事的老人。这还是无忌第一次有这种感觉。

一个人心里如果有太多不能说出来的心事和秘密，总是会老得特别快的。

因为他一定会觉得十分孤独，十分寂寞。对这个饱经忧患的老人，无忌虽然也很同情，却又忍不住在心里问自己。

——他究竟有什么事要瞒着我？

——我一直找不到的那个结，是不是应该往他身上去找？

已经走出了门，司空晓风忽然又回来，缓缓道：“不管上官刃现在已变成了什么样的人，以前我们总是同生死，共患难的朋友。”他的声音里充满感伤：“现在我们都已老了，以后恐怕也不会有再见的机会，有样东西，我希望能替我还给他。”

无忌道：“你欠他的？”

司空晓风道：“多年的朋友，彼此间总难免有些来往，可惜我们现在已不是朋友，我一定要在我们还没有死的时候，了清这些账。”

他凝视着无忌，又道：“所以你一定要答应我，一定要把这件东西在他临死之前交给他。”

无忌沉思着，道：“如果死的不是他，而是我，我也一定会在我临死之前交给他。”

司空晓风轻轻地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我相信你，你既然答应了，就一定会做到的。”

他好像并不十分关心无忌的死活，也没有故意作出关心的样子。

无忌道：“你要我带走的是什么？”

司空晓风道：“是一只老虎。”

他真的从身上拿出了一只老虎：“你一定要答应我，无论发生了什么事，你都不能把这只老虎交给别人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，你都不能让它落入别人手里。”

无忌笑了，苦笑。他忽然发觉司空晓风把这只老虎看得远比他的性命还重要。

他说：“我答应你！”

这是只用白玉雕成的老虎。

这是只白玉老虎。

三

四月初七，晴。

无忌终于出发了，带着一个人和一只白玉老虎，从和风山庄出发了。

他的目的地是唐家堡，名震天下的唐门独门毒药暗器的发源地。

唐门的子弟，高手云集，藏龙卧虎，对他来说，那地方正无异是个龙潭，

是个虎穴。他要闯龙潭，捣虎穴，取虎子。

他还要把这只白玉老虎送到虎穴去。

陪他同行的，正是只虎视眈眈，随时都在伺机而动，准备把他连皮带骨都吞下去的吃人老虎。

第七章 虎山行

送入虎口

—

四月十一，晴。

中原的四月，正如三月的江南，莺飞草长，正是春光最艳，春色最浓的时候，只可惜这时候春又偏偏已将去了。

夕阳最美时，也总是将近黄昏。

世上有很多事都是这样子的，尤其是一些特别辉煌美好的事。

所以你不必伤感，也不用惋惜，纵然到江湖去赶上了春，也不必留住它。

因为这是人生，有些事你留也留不住。

你一定要先学会忍受它的无情，才会懂得享受它的温柔。

车窗是开的，春风从垂帘间吹进来，把远山的芬芳也带进车厢里来了。

唐玉斜倚在车厢里，春风刚好吹上他的脸。

他心情愉快，容光焕发，看起来实在比大多数女人都像女人。

风吹垂帘，刚好能看见骑在马上，跟在车旁的赵无忌。

他们已经在路上走了，如果他高兴，赵无忌现在已经是个人死鬼。

这四五天里他至少已经有过十次机会可以下手，就连现在都是个很好的机会。

从车窗里看过去，赵无忌简直就是个活靶子，从后脑，到后腰，从颈子后面的大血管，到脊骨下的关节，每个地方都在他的暗器威力范围之内，只要他出手，要打哪里，就可以打哪里。

他没有出手，只因为他还没有十分把握。

赵无忌不但武功高，反应快，而且并不笨，要对付这种人，绝不能有一点疏忽，更不能犯一点错。

因为，这种人绝不会给你第二次机会的。

所以你一定要等到绝对有十分把握，可以一击命中的时候再出手。

唐玉一点都不急。

他相信这种机会随时都会出现的，他也相信自己绝不会错过。

他并没有低估赵无忌。

经过了师子林花月轩那一次事之后，他当然也看得出赵无忌是个什么样的角色。

他当然也不会低估自己。

这次他的计划能进行得这么顺利，看起来好像是因为他的运气不错，所以才机会巧合，赵无忌才会自投罗网。

可是他并不认为他是靠运气成事的。

他认为“运气好”的意思，只不过是“能够把握机会”而已。

一个能够把握机会的人，就一定是一个运气很好的人。

他的确没有错过一次机会。

花月轩的那次行动已经功败垂成，而且败得很惨。

可是他立刻把握住机会，出卖了胡跛子，所以他才有机会和赵无忌交朋友，才能让赵无忌信任他，愿意跟他交朋友。

对他来说，出卖一个人。简直比吃块豆腐还简单，是不是能把握住那次机会，才是最重要的。

只要能把握住那次机会，他甚至不惜出卖他的老子。

因为那的确是成败的关键。

他相信那天绝不会有人怀疑他跟胡跛子是一路，更不会有人想到他就是唐玉。

如果有人一定要认为这是运气，这运气也是他自己造成的。

他对自己很满意。

无忌骑的马，当然是匹千中选一的好马。

千中选一的意思，就是说你从一千匹马中，最多只能选出这么样一匹马。

大风堂的马厩也和大多数城市里的妓院一样，分成“上，中，下”三等。

上等妓院的女人，绝不是普通人能够“骑”得上去的。

上等马厩里的马也一样。

大风堂门下的子弟，如果不是有极重要、极危险的任务，也休想能骑上“上厩”中的马。

无忌不是普通人。

无忌是赵简赵二爷的独生子，赵二爷是大凤堂的创始人，也是大凤堂的支柱。

如果没有赵二爷，大风堂说不定早就垮了，如果没有赵二爷，也许根本就没有大风堂。

无忌也许还不懂怎么样去选择朋友，可是他对马一向很有研究，也很有眼光。

他选择一匹马，甚至比一个精明的嫖客选妓女更挑剔。

这匹马他是从三十二匹千中选一的马里选出来的。

唐玉也看得出这是匹好马，可是他的兴趣并不在这匹马身上。

他好像对这匹马的皮鞍很感兴趣。

那是用上好的小牛皮做成的，手工也很考究精致，针脚缝得很密，如果不仔细去看，很难看得出上面有针眼。

可是不管什么样的马鞍都一定要用皮线缝边，再把蜡打在针脚上，磨平打光，让人看不出上面的线脚和针眼来。

唐玉看着骑在马鞍上的赵无忌，忽然想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。

——如果制造这副马鞍的皮匠在缝边的时候，曾经不小心弄断过一根针。

——如果他一时大意，没有把弄断的针尖从针脚里拿出来，就开始打蜡上光，把这半截针尖也打进针眼，看不见了。

——如果这半截针尖有一天忽然又从针脚里冒了出来。

——如果这时候正好有个人坐在这副马鞍上。

——如果这时候正好是暮春，衣裤都不会穿得太厚。

——那么这半截针尖冒出来的时候，就会刺穿他的裤子，刺到他的肉。

——被针尖刺了一下，并不是什么严重的事，他也许连痛都不会觉得痛，就算觉得有点痛，也绝不会在意。